

女人一般爱花。爱花的女人热爱生活,你也是。而且你还有晋代五柳先生的遗风,尤爱菊花,房前屋后,花坛花盆,总种满了菊花。一到秋天,金的、黄的、红的、白的,泼泼洒洒,一片花的世界。你就在这淡雅的花香里静静欣赏,良久,采几支花枝装点盆景,将几片花瓣作为茶品。回房,冲上一杯香茶,摊开一方素笺,开始执笔遐思……如此一年又一年,成了我家独有的一道温馨风景。然而,今年一月,在这三十多年一遇的最冷的寒风中,你爱花如花的生命伴随着你种下的所有菊花一起香消玉殒,几月前还写下《帽子,帽子》的你,带着最后一顶帽子去了天国。这个大寒季节,给我留下了永远的痛!

悲定思悲还是悲,痛定思痛愈加痛,三十多年来夫妻朝夕相处的点点滴滴,总萦绕于怀,不思量,自难忘。犹如菊花,你独具风韵。你的风韵不全在你的外表,更多的是你脱俗的气质、洒脱的行文和热情豪放的情怀。早在中学时代,你就因为秀美的文笔得到师生的喜爱。中学毕业后,你的几篇讴歌美丽家乡的散文先后在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为你赢得了“才女”的美名。正值改革开放年代,乡镇成立了文化站,你有幸成为文化站专职群众文艺创作人员,在县文化馆柴紫熊老师的指导下,创作了戏曲、小品、山歌剧、沪剧等几十篇作品,多次获得市级奖励,成为上海市戏曲家协会会员。退休后,你开始散文写作,即使重病缠身,仍笔耕不辍,写下了《小镇风情》《居游散记》等30多万字的作品,在崇明县作协主席顾晓东老师的鼎力相助下,你加入了崇明作家协会,出版了散文集《岁月回音》。凡是写过文章的人都知道,写作是一项最令人头痛的差使,特别是搞创作,更是劳心费神,倍受煎熬。常见你天不亮就被衣写作,直到中午,有时中午饭都不吃继续写。晚上,又开始改稿,半夜

心灵驿站

永远的痛

——忆亡妻方伟

了你的房间里依然灯火阑珊。一次次催你不要累着了,你总一次次回说不累、不累。多少人视为最苦恼之事,到你这里,却升华成了人生享受。受你的熏陶,女儿许方冬子从小就酷爱文学,并成长为她所在航空公司的文学才俊。

文学,是你一生的不懈追求,是你人生的亮丽光环。你遗留下的红彤彤、沉甸甸的三十多本获奖证书和厚厚文稿,我将永远珍藏。它们凝聚的不仅是你的天才与智慧,还有你独特的风韵和光彩的生命。也正是这个共同爱好,当年使我们相识相爱喜结良缘。只可惜我们志趣相投,却未能携手到老,成为我永远的痛!

犹如菊花,你常朴素淡雅。日常生活中,看不到你任何知识女性的清高或矜持。你的纤纤素手,在书写那些灵动的文字之外,还承揽了多少辛苦劳作!你勤劳,农忙时节,烈日下、农田里,时常有你羸弱的身影;洗晒衣物,打扫庭院,总是你在劳碌奔走。尤其是翻建、装修家里的楼房,前后历经几百个日日夜夜,你女做男工,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与汗水。你节俭,满足于粗茶淡饭的布衣生活,从不愿奢侈一回,以至亲友在整理你的遗物时,竟找不到一件贵重的衣服和饰品。即使在你化疗期间,考虑医药费巨大,几百次的上海医院之行,有大半来回你都坚持坐公交和地铁。忘不了一号线常熟路3号出口,没有电梯,整整54个台阶,你是如何一步三喘、摇摇晃晃走上去的呀!数以百次的蹒跚艰难攀爬,你无意中不知感动了多少行人!也许正是你的

勤劳和节俭,为你的病患留下了祸根。现在想来,这也是我永远的痛!

犹如菊花,你更有傲霜斗雪坚强的风骨。回忆你的一生,可谓坎坷曲折、命运多舛。求学,你生不逢时;谋职,你历尽艰辛。人到中年,本该是安定的时期,你却还要经历屡次的撤并、调离、内退、定不了职称……但每一次你都正确地面对,坚强地挺了过来。最让人感动的还是你生了重病以后。2011年9月,一向坚持跑步锻炼的你,谁也想不到查出了绝症。去上海胸科医院复查,一张张报告无情地显示:肺癌晚期,大量胸积水,脑部多发性转移,怀疑骨转移。专家判定,生命至多半年至一年……晴天霹雳!我们抱头痛哭,生平第一次感到天旋地转。但第二天,当一轮旭日东升之时,你已经恢复了常态,微笑着选择了化疗。从此,你走上了漫漫四年余的与病魔抗争之路。

化疗,一个可怕的医学名词,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感受多么残酷。每次化疗后,你恶心、呕吐、四肢无力,白细胞、血小板狂跌,需要不停地验血打针。一个月后症状稍有好转,便又要开始新的痛苦轮回。你一向珍爱的满头青丝,也随着化疗的深入大把大把脱落……一般人至多只能承受10次以内的化疗,你虚弱的身体,硬是凭借非凡的毅力和对生命的热爱,四年中一共换了五六种化疗方案,做了34次化疗,中间为了治疗脑部转移瘤,还另外做了2次10多天的头部放疗(一般人一个部位一生只能做一次放疗)。到后来,医生、护士、病友见到你,都向你投来敬佩的目

光,因为是你,一个弱女子,创造了医学上多个奇迹。你的顽强、自信、笑脸和你的鼓励,让许多本来已经绝望的病友,重拾起了战胜疾病的信心,延长了生命。

你的坚强还表现在病中的服药和吃饭。除了化疗,你每天还要服大量的中西药,十多种,一大堆,都是苦涩难咽之物,看着就让人害怕。但你总坚持全部服下。有时刚服下就全呕吐掉了,你休息一会后再次服下。吃饭同样如此,疾病加各种药物,折腾得你常年没有一点胃口,但你为了服从医嘱,增强自身免疫力,总竭尽全力吃下每一顿饭。就是在你临终这天,你已经虚弱得气都喘不过来,却还是坚持咽下了我喂你的小半碗米粥。看到前来探望的亲戚朋友泣泣流泪,你还强打精神,噙噙着安慰:不要悲伤,不要悲伤啊!我们答应着:不悲伤,我们不悲伤。但我们的泪水却在心里汩汩流淌,为你的病痛折磨,更为你面对病痛所表现出的令七尺须眉皆汗颜的坚强!

记得在你病危的最后几天里,你一反常态,总是睁大眼睛,定定地注视,注视每一个来看望你的亲友的脸,注视周围的一切。知道你是舍不得啊!知道你走不前啊!你还有许多酝酿中的小镇故事没有续写,你亲手记录在本子上的看望过你的亲朋好友还没有感恩,你喜爱的菊花来年还需要你去侍弄,你的女儿尚未成家,你的老母时常患病,更有三十多年来相濡以沫的丈夫,你不忍心让他从此青灯孤影,冷月寒衾,独守空房……

然而,天命难违,耶稣召唤,你这样一位优秀、坚强的女子,还是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2016年1月28日上午10时50分,在亲人的呼唤声中,你停止了呼吸。

空篱旧圃秋无迹,瘦月清霜梦有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痛绵绵无绝期!我唯有祝愿:方伟,你在那边一切安好!

崇明方言字词

栽井 滋 锥钻 火燎

□ 顾晓东
“栽”,崇明话说“栽培”时读同“灾”,说“栽黄豆”、“栽番芋秧”、“栽井”、“栽灶”、“栽坑”、“栽跟斗”、“人栽勒河里”等时读同“之”。张惠英老师在《崇明方言大词典》中分析说明:“栽”一读“之”,犹如普通话“笛、笛”既可读zǎi,也可读zī。从汉字的形声字看,‘待’的声旁是‘寺’,‘腮、崽’的声旁是‘思’。所以崇明话的‘栽’一读‘之’,并非独特。”“之”音的“栽黄豆”、“栽番芋秧”的“栽”,指栽种。“栽井”、“栽灶”的“栽”,指使立起、建起。“栽跟斗”,如“人栽勒河里”的“栽”,指倒栽。上海话里也说“头栽起子”一类,但是这一个“之”音的“栽”字,在《上海话大词典》里尚作为有音无字处理。

“脂”、“滋”、“锥”,亦音“之”。“脂”,说“脂水”、“脂浆”、“脂膏得韧”等。“脂水”,《上海话大词典》写作“痞水”,注“痈疖出脓流出的带黄液体”。“痞”亦作“痂”,古人指“积血肿貌”以及“毁伤”,用以说“痞水”有些勉强。“脂浆”,指某些植物或动物体内的白色浆液,如说“生菜叶里有脂浆个”、“痼团有脂浆个”。“脂膏得韧”,形容黏性很大。《上海话大词典》里有“韧支支”、“得支捺支”、“粘支疙瘩”等语,都形容黏糊糊的样子。其中的“支”改为“脂”,要好些。《说文》:“脂,戴角者脂,无角者膏。”“脂”,指有角动物的油质,也泛指油脂、油膏。“滋”,说“汗滋出来”、“水打皮管里滋出来”、“咸蛋里个油滋滋出来特”等,指液体在一定压力下沁出、渗出、喷出。“皮肤涨眼”,指皮肤上可以沁出、渗出汗水的孔眼。“锥钻”、“山锥”以及“尖刀锥勒猪腿浪”、“标枪锥勒烂泥里”、“夷话说话恶惹听,我着力力锥子夷两句”的“锥”,音“之”,分别指锥子和用锥状物体锥、刺以及用语言刺、顶、驳。“锥”在我们说书面语“圆锥形”时音“追”,其韵母音同我们说书面音“嘴、吹、水”的韵母音。当我们说“锥钻”、“山锥”一类时音“之”,其韵母音也同我们说方言音“嘴、吹、水”的韵母音。张惠英老师说,“锥”读同“之”,是符合崇明话书面音和口语音的对应关系的,《上海话大词典》中,“锥钻”之类的“锥”写成“刺”。《集韵》去声志韵侧吏切“插刀也”,读成“之”声音不合,用来说“刺钻”意思也有偏差。

形容十分诚恳意思的“志诚”、“志志诚诚”,可以写成“至诚”、“至至诚诚”以及“致诚”、“致致诚诚”,其中词素的不同表示表义角度的不同。《礼·中庸》:“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水浒传》第十五回:“三阮见晁盖如此志诚……”老子《道德经》中说的“其致之”的“致”,指“诚也”,“致诚”为同义复合词。“至心重意”、“至心重愿”,是讲人内心十分诚恳。其中的“至心”的“至”,就是“至高无上”的“至”,和“重愿”的“重”相对。“置手”,如说“我个只包放勒你身面,你置手好子”,指置放。“置”是一个书面用词,我们还用在“另见另置”中。“眇”、“燎”,均音“雌”。“眇”,是“眼眇”的“眇”。《广韵》平声支韵叱支切:“眇,目汁凝也。”“眼眇”,俗名“眼屎”。“燎”,是“火燎”、“稻柴火燎”、“棉花其火燎”的“燎”。“燎”,《广韵》平声支韵丑知切“火炎”,又平声支韵吕支切“惟中火也”。崇明话读“丑知切”音。

“鼠妇”,崇明方言音“鼠步”。张惠英老师在《崇明方言大词典》中说明,“鼠步”的“步”音,是“妇”的古读。“次比”,指比别人差,如说“我里个两个小团,一眼弗次比别人家个”。“处已”,指结束、就绪、完成,如说“夷特是几个男女栽处已个特,个个吃好子喜酒个特”。“处而八已”和“处处已已”同义,常形容事情做得十分周到,或安排得十分端正。

诗韵悠悠

油菜花开 了(外一首)

□ 顾承才

当春风轻吻瀛洲，
你会看到一片片金黄，
行云流水般走向天涯。
那扑鼻的清香，
更像那发酵的崇明老白酒，
一夜间打碎了酿酒的缸，
流到了无际的田埂。
油菜花啊，
她比阳光更灿烂，
她比初恋更浪漫。
是故乡的问候么，
让游子眼中闪着晶莹的泪花。
一切变得那样陌生，
唯有这油菜花还是那样金黄透亮。
油菜花，是农民心中最甜蜜的希望，
是海岛儿女童年的童话。
牵着你的手，在花海里徜徉，
惹起一层层涟漪。
那是春天最美丽的期待，
那是岛民最纯朴的笑颜。
油菜花开了，
开在了人们的梦乡，
那金黄，那纯香，
还有在油菜花丛中的迷藏。

三月的雨

崇明春天的雨，
是江南的雨，
也许那迷迷茫茫的雨，
会记得我的雨中身影。
但是我总记得，
那飘洒在我身上的雨，
那敲打在我心灵窗棂上的雨，
以及那些经历的雨的岁月。

春天的脚步是雨带来的，
雨在花团桥岸边，

弥漫在无边的绿草。
我轻轻地抚摸着几点雨，
雨似笑靥，
晶莹灿烂。

崇明的春雨，
下地毫不经意，
似一幅淡淡的泼墨画，
挂在江边，铺在田野，
静悄悄地蔓延。
在古巷漫步，
在田埂打伞，
是我最浪漫的休闲。
徐徐穿过青幽幽的小巷，
有细雨作伴，
听沙沙的低吟，
眼前看到了童年的乐园。

雨中的小镇，
我随意驻足，
是一壶绿茶，
是一曲江南丝竹，
是一段温馨的夜晚，
静静的甜甜的，
做一个江南雨的梦吧，
滴嗒，滴嗒。



曾放篆刻作品《德不孤》

文化沙龙

船家汉子

□ 何凤岩

那一年，他出娘胎的第一声啼哭，就是喊海一般的宏亮。于是乎，“闹海儿出世，海龙王头痛”的戏言，在船女们的针线上缠绵绵，短短长长。

十二三岁时，他在港里偷摇舢板，摇得橹板发疯人也发疯；在海滩上追逐涌潮，追得涌潮发狂人也发狂。坐在船头的爷爷见了，烟管头猛地敲响一句得意话：“后生可畏，后生可望！”船身为之晃三晃。

毕竟喝了海水长大的汉子，年岁，注定在风、潮、涛的序列里植人生根；命运总是在雨、雾、雪的交替中起起落落；志向，却在橹、篙、舵的组合中勃发张扬。

虽说，多少湿漉漉的故事不曾入志，多少沉甸甸的世说无缘存



徐平 摄影作品《屋顶上的绿意》

史,可他舵棒上深深浅浅、重重迭迭的手印,正是船家原创的字行,日月所鉴,百代流芳——

过往险滩暗礁,舵绳牵波波浪,两臂隆起的尽是镇海的锐气,弄潮的胆量。

穿越汹涛逆流,衣衫鼓动的风云,漫卷茫茫海疆,浪尖上的风帆,近看远望都是将师的形象……

灯下,海大碗里的苦涩沧桑,晃晃荡荡,泼出的舛声,却高一度好醇,低一度也香。一时间,牵系一生的航海命题,演绎成水天一色的烂漫意象。

潮来出港,号子铿锵,喊来了太阳,喊走了月亮,也喊出了劳累,喊出了力量。

汐去归航,风轻水软,橹把上滑落的船家小调,满船满舱。音韵里,有航路古远的澎湃;音色里,有浪花永恒的鲜活;音节里,有风旗既定的朝向……

“只为对大海的几分畏惧,才会对走波踏浪的人百倍敬仰”,哲人的一句话,就能把人的心怀顿然点亮。